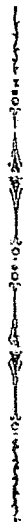


漢文異古文讀本



漢文與古文讀本



3 0479 0477 0

漢文典古文讀本序

吾國文學稱冠全球儒生幼披簡而長含毫模效古人成爲妙文知循其軌而不知其軌之何在則文字典闕然故也有唐以前因文立法自茲以還因法成文然而文典固未備也馬氏文通首推創作繼而起者亦漸有人於是學者循途而進稱捷易焉清揚謬主奉天女子師範學校國文講席於茲三年而諸生殊尠進益怒焉慚之學使盧公木齋命就蕭山來氏漢文典引據之文鈔輯成帙更得本校總理書君味三協助選錄之事既成命曰漢文典古文讀本以授諸生諸生其善體古人之意也可

宣統庚戌季秋呂清揚識於奉天女子師範學校

漢文典古文讀本例言

一是編悉就漢文典文法篇內所引之文次第選錄取講解之便省翻檢之勞與漢文典相輔而行庶教者受者兩有裨益

一漢文典文法篇內引用之文有只摘字句者有節選段落者茲皆採輯全篇不獨供文法之研究且可見先正之軌範學者得此有餘師矣

一引用之文如四子書詩經及史記文選或爲學者所常誦習或因篇幅過長礙難授讀概付闕如其文選內篇幅較短並非普通所誦習者如鵬鳥賦答賓戲解嘲解難等篇亦間錄之義各有取未便執一以爲斷也

一文體萬殊各有旨趣是編僅分詔告奏議論說書牘傳紀文辭序跋雜記八類其無可歸類者統以雜記一門括之但求簡易不免牽強讀者諒之

編者誌

漢文典古文讀本目錄

第一編

詔告

書堯典

論語堯曰咨章

書大禹謨

書益稷

書君陳

書君奭

商書湯誓

書盤庚下

書泰誓上

書泰誓中

書泰誓下

第二編

奏議

左傳臧哀伯諫魯桓郟鼎 桓公二年

國語里革斷罟匡君

國策顏觸說齊王

國策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魯共王擇言

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莊辛論幸臣

國策魯連說孟嘗君逐舍人

李斯諫逐客書

魏若翁諫伐匈奴書

賈長沙陳政事疏

龔錯論貴粟疏

諸葛孔明前出師表

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柳子厚駁復讎議

胡邦衡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

第三編

論說

老子道德經

莊子胠篋篇

莊子齊物論

莊子南伯子綦篇 節錄

莊子德充符 節錄

莊子知北游篇 節錄

莊子養生主

列子天瑞 節錄

韓非子右經 節錄

孫子形篇

管子法禁篇

荀子解蔽篇 節錄

呂氏春秋恃君覽

賈長沙過秦論

賈長沙先醒篇

韓退之原道

韓退之原毀

韓退之爭臣論

韓退之原諱

韓退之伯夷頌

韓退之獲麟解

韓退之雜說四

韓退之雜說一

韓退之師說

柳子厚封建論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捕蛇者說

歐陽永叔春秋論上

歐陽永叔春秋論下

歐陽永叔朋黨論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官傳論

蘇明允春秋論

蘇明允明論

蘇明允辨姦論

蘇明允管仲論

蘇子瞻伊尹論

蘇子瞻荀卿論

蘇子瞻韓非論

蘇子瞻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子瞻秦始皇帝論

蘇子瞻留侯論

蘇子瞻苑增論

蘇子瞻賈誼論

蘇子瞻晁錯論

蘇子瞻稼說送張琥

郭子章管蔡論

馮用之機論

唐荆川信陵君救趙論

劉伯溫賣柑者言

第四編

書牘

左傳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馬文淵誠兄子嚴敦書

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韓退之與孟簡尚書書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第五編

傳紀

左傳鄭伯伐許 隱公十一年

左傳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左傳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 僖公四年

左傳秦蹇叔諫穆公師 僖公三十二年

左傳晉文公教民而用 僖公二十有七年

左傳狼曠可謂君子 文公二年

左傳士會歸晉 文公十三年

左傳晉靈公不君 宣公二年

左傳晉楚戰於邲 宣公十二年

左傳巫臣惑夏姬 成公二年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左傳晉殺其大夫三郤 成公十七年

左傳晉悼公賜魏絳和戎之樂 襄公十有一年

左傳中行獻子伐齊 襄公十八年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韓宣子如楚 昭公五年

左傳昭公出奔次於陽州 昭公二十五年

左傳魏獻子爲政 昭公二十八年

左傳齊魯清之役 哀公十一年

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

穀梁傳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柳子厚梓人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韓退之圻者王承福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柳子厚箕子碑陰

蘇子瞻表忠觀碑

蘇子瞻潮州韓文公廟碑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第六編

文辭

詩大雅緜緜篇

詩緇衣

詩文王之什

屈平卜居

屈平漁父詞

賈長沙鵬鳥賦

斑孟堅答賓戲

楊子雲解嘲

楊子雲解難

杜牧之阿房宮賦

陸參長城賦

歐陽永叔秋聲賦

蘇子瞻前赤壁賦

韓退之進學解

蘇子瞻三槐堂銘

夏子喬廣農頌

第七編

序跋

司馬子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辛稼軒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第八編

雜記

周官考工記

周禮梓人

左傳星隕躔退 僖公十六年

禮檀弓晉殺其世子申生

禮檀弓篇

禮檀弓曾子寢疾

禮檀弓篇

禮檀弓篇

禮檀弓篇

禮運

韓退之畫記

柳子厚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李遐叔中書政事堂記

李泰伯袁州學記

歐陽永叔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醉翁亭記

范希文岳陽樓記

范希文嚴先生祠堂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漢文典古文讀本第一編

詔告

書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氄毛。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正語其事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

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圯哉！方命異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鱗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論語堯曰咨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祇二

字而堯命舜舜命禹兩代之事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

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書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泮水儻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歷數在汝躬。爾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反句最有意味。若謂衆非元后。不戴則硬矣。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吝二節。比論語堯曰。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于父

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書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拜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僖。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就上句而言顛倒之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兪哉。帝光天之

相聯絡是謂環句

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

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雝雝。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隋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書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

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較論語君

子之德風二句爲節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於姦宄。敗常亂俗。三緘不宥。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土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書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

孚於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強句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於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於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明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卒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商書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

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誠句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句法倒而後佳若願言告朕志於爾則無昧矣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於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書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歸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以管子法禁篇泰誓曰云云較之彼爲滯而此爲潔矣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書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鞶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父民。朕夢協朕卜。曩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書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於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

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則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尙廸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漢文典古文讀本第二編

奏議

左傳臧哀伯諫魯桓公郕鼎

桓公二年

層疊法文勢如峯巒層出波濤疊湧讀之快心暢意不覺其繁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黼、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紘、紱，昭其度也。藻、率、鞞、鞶、鞀、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竄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馮近潢曰上截昭德率違並提下截以滅德立違並提特作對仗以清眉目前以臨照百官起臨照百官束後以寘賂器于大廟起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束是每截各爲首尾末以君違諫德雙收應起又合全篇爲首尾重規疊矩極變極整

國語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罝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鰠獸長麇麋鳥鷖翼卵蟲舍蜚蜾蕃庶物也是段用字乃銘月令之義而以精鍊出之者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罟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曹德培曰引古寫得賓主雜然只用一今字打轉何等圓淨斷罟藏罟涉想俱

妙師存一語竿頭更進尤婉而多風

國策顏觸說齊王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

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

僅二字而見其聲調之工音節之妙

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

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

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

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

若死士之壘也

有驚駭之意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

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

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

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

虞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唐介軒曰通篇以士貴耳王者不貴二語作骨柳下季壘一段是貴不貴確據

後一段正寫出土之可貴實際來一結尤淡而有味愈覺清貴無倫

國策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

恙耶。

起請問法

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短句三字聲調極工音節亦妙故有問舍本

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

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

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

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

民乎。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

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有驚駭之意

唐介軒曰。前一問深得民爲本邦意。後一問深得爲政在人。意不料戰國時母

后有如許大學問

國策魯共王擇言

梁王魏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禹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立言於前後必有以應之文法何爲緊辭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歸震川曰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惟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整齊魯共公此論可以爲式

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

細小之事張大言之是謂針棒法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昃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短排句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

全篇不說出所以然至篇末方說明謂之畫龍點睛此等文法極飛動活潑

林西仲曰自首至尾俱用三疊法國策中最昌明正大者

國策莊辛論幸臣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蟲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蟻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他物以轉正意取黃雀因是以俯嚙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招俯囓鱖鯉仰嚙蔭衡奮其六翮而浚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矚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礮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鑪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爲事，不知夫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有驚駭之意

陸儼山曰：此文乃策賦之流。

徐健庵曰：自謂無患之念一萌，雖秦隋不能善其後，况楚襄乎？有豳風無逸之意，而出之婉遜納牖之至善者。

國策魯連說孟嘗君逐舍人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句法錯出語氣極雄健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鑄，與農夫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

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遂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國策文章才辨縱橫。卽短篇小幅亦動人。乃爾。

李斯諫逐客書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

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綺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此比附他事修飾成文插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盜而齎兵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林西仲曰：第一段以秦往事藉客成功動之，第二段以秦所寶物皆出異國而用人獨否駁之，第三段以古帝王廣收衆益而秦不然形之，第四段以客爲諸侯用能害秦國恐之，觀其行文落筆忽而正說，忽而倒說，忽而複說，莫可端倪。此其所以爲佳。

魏若翁諫伐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排以複雜
勝文用排

句則有震蕩之氣
勢跌宕之半神

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不作危詞聳論。但據情勢言之。是奏議中平正之能動心者。

賈長沙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

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

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寔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進轉處更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旣。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渣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命意祇在此而通篇反覆言之。却成如許大文此反覆法也。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蹇。蹇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蹇。蹇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以痛哭之一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癢夫辟者。一面病。癢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可爲流涕之二。實止匈奴一事。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

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菑。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絀。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息以上長太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

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擐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

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息之上長太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故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纊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得爲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大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

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城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時務也。

以上
教太

子兆一條無
長太息字樣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舉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

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有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以上定取舍重德教一條無長太息字樣

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罰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勵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

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不墜。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嗚呼。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美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盥盥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以上不挫辱大臣一條太息之三魏高堂隆諫

明帝疏稱長太息者三殆指此

歸震川曰此是千古書疏之冠何止西漢第一

量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此段以民總承之應首段民字開下兩段亦皆以民字起文法一線

亟爲
嚴覈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

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萬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共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

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唐介軒曰極言五穀當貴金玉當賤反覆曲折意致淋漓特後以粟爲賞罰一策似可權宜濟時未免開後世賣官鬻爵之漸漢儒本領終遜帝王之佐所以文景之治難語唐虞三代也。

諸葛孔明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以上志意不可卑薄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整排句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任也。以上官府賢才尙可信任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陳志自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

納人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總收一節

唐介軒曰親賢遠佞是通篇主意說到嘆息痛恨處千古而下爲之扼腕前後

先帝凡十三見忠愛勤懇此心可貫金石循環諷詠不忍釋手

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起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葭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唐介軒曰。起手提出主意。下分六段。未解總是漢賊不肯兩立。王業不可偏安。

也讀到鞠躬盡瘁等語不禁一擊節一墮淚矣婁迂齋謂宜與前表兼看洵然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
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閔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
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
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
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
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
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
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
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
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
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

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刺二句直元慶

無本

死理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儲同人曰。決獄平允。文字光焰最長。

辨甚正。甚雄視前議。如擢枯拉朽。胎息。

左國亦參之。穀梁以厲其氣。

胡邦衡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

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

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閒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祇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譚。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乃見。而可建白。令臺諫侍從。僉議可否。是

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叅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此憤之隱於中者也

謝疊山曰：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

漢文典古文讀本第三編

論說

老子道德經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重疊其句以取勢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

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

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就上句而顛倒之以相聯絡是謂環句聖人不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莊子胠篋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縻。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勝翻

題意而起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縻扃鑰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

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莫。弘。脰。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

竭而谷虛。邳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擗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寒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

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燼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墜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噉噉。

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莊子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答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呶，而獨不聞之。參差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窞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

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虛嘆變愁。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齷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

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無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憍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謂圖也。爲是不用而與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有始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

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此扭結上句增損其字以成一種句法。俄而有無矣而未

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

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夫。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言無乎。一

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

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

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

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兼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

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鱮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鯽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

若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矣。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澀。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若。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成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黠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同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子南伯子綦篇 節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單獨字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莊子德充符 節錄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兀也。直後而未往耳。兀將以爲師。而况不若兀者乎。奚假魯國。兀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嚴字句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莊子知北游篇 節錄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此等句法以逆取勝，蓋逆則得勢也。東郭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清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之不際者也。單獨字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

也。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以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

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至此始發明全篇本旨

文章有全篇不說出所以然至篇末方說明者謂之畫龍點睛此等文法極飛動活潑若此篇是也

列子天瑞節錄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

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有味。味者種句法此等句法最易別抉。達精理表微指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

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立。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韓非子右經 節錄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

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於正文中插此數句便生波瀾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孫子形篇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

勝於易勝者也。單獨字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管子法禁篇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于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于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

也。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

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爲私理而徑於利者必重

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秦誓曰：紂有

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書秦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何

等前潔以此視之爲齋甚矣。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

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

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例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

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

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

于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

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修行

則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無能進無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

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于勤勞，權于貧賤身無職業，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也。審節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辨，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深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市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

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荀子解蔽篇 節錄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未喜。斯觀而

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字句嚴整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 節錄

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便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

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于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耰。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是故地曰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曰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詞曰。余惟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閒之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瘁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

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理白以孟子自楚之滕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息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賈長沙過秦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直起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尊賢重士。約縱離橫。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
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
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鎮四海。南取百越之
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
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爲金
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呖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銛於鈎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每段可以說出正結

處方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異也。點晴飛去。有是神妙。

何肥瞻日一氣團結直至末段一齊倒捲逼出末句便結正如萬壑爭流千巖競秀而山環水繞之中結穴處無多大也此文家之雄有聲有勢氣豪而骨勁

得特論之勝

賈長沙先醒篇

此篇爲總提總收法前總提大意中分三段分應末又一總收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怵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

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身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乎。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鮓。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從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旣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躋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臠脯梁糲。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

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吾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賈傅一生忠直，屈子後此爲第一人。故其文莫不心乎國家。此篇以引據爲主，不爲痛哭流涕之言，而自愧心動目。漢文雖不能用以輔治，然卒不失爲賢君。詎非長沙之感歟。

韓退之原道

文章有就古人一句而演出絕大一篇文字者，如此篇文本禮運「先王以承天之道」一句發揮而結之，以「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脫胎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錯句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以上正仁義道德之名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

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以上言舉世俗謂佛道之說而莫知

其非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句法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段文勢至急末以則誅二字頓之愈見凝鍊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其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變鎖句法文無礙鎖則門蜀洞虛氣不凝聚而無餘蘊矣帝之與王其號各殊。

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

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

曷不爲飲之之易也。以上言聖人因時立法不必慕太古之無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

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

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背而爲夷也。以上言不宜離事而求心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

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此錯落有致

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

順則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入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短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儲同人曰黃山谷每勸人讀原道譬之作室廳堂甲第無不具備余謂王介甫上仁宗書士大夫之廳堂甲第也韓公原道則帝王之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也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

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

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振句。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是篇散體寓對偶。文公此作原本。孟子熊掌章爲後代排比之祖。於集中爲降格。然賓主開合。荆川得之。雄視一代。

韓退之爭臣論

通篇四問四答。而首與腹尾。關應一線。此擊蛇法也。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

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士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

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父。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

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儲同人曰：大意本孟子蚺鼉章其理與辭，醇乎也。亦如孟子自後歐曾王轉相仿效爲之議論，益相勝矣。

韓退之原諱

是文全篇不直說盡設爲疑擬之詞駁結辨論待閱者自悟其是非是謂渾含法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藹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急刺句是脈也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是緩受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澁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

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

是緩也。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是急受

末繳回上數章文實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

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以複羅字綴結

儲同人曰。流俗溺惑。非危言莊論所能破也。父名仁云云。語帶談諧。實則理之

至者。而流俗之惑解矣。南渡以來。知此者蓋寡。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起二句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皆字四下信

道篤而自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

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舉乎泰山

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

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謂士者。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茅鹿門曰。昔人謂太史公傳刺客酷吏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

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

宜。一潘轉一屠如游龍如活
虎委娛曲折變化不窮

唐介軒曰：不過以麟爲祥耳。偏將不祥伴說，愈轉愈靈，愈轉愈快，筆如游龍，不可端倪。

韓退之雜說四

此篇純以千里馬寓言，是比興法。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逆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起承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儲同人曰：淋漓頓挫言之慨然。

韓退之雜說一

此篇純寓雲龍以言與雜說四洞一比興法

龍。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日。陵。谷。雲。亦。靈。怪。矣。哉。轉急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儲同人曰一意數轉神變不測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歎句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

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敘事以結之

儲同人曰。題易迂就淺近處指點。乃無一點迂氣。曾王理學文似未解此。○有起有束中間比類相形議論明切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自問起法此體於深文疑

之義曰

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衆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文武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圍於天下。輪運而輻

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捍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判民而無判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判國而無判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

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判將而無判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弘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贖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賊之而已。孟

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退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與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革。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術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

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博辨縱橫字字沈鷲中間錯舉秦漢唐之制引據甚精斷制甚確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挫句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

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蹉蹉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以離題而結以足題義

儲同人曰。奇正相生。史佚明載。史記翻實爲虛。作餘波疑案。最屬文字妙處。

柳子厚捕蛇者說

本曲禮苛政猛於虎。句發揮而結之。以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此脫胎法也。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罵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誶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甯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前章專以捕蛇發揮正意數句未始點明文筆自覺生動

歐陽永叔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

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邱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舍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

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卽位而隱不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辯。

凡作辨論文字，須設爲問難，以己意分解之。如此義方明理，方透文亦精蘊，宜昭神采煥發。

歐陽永叔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爲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弑。則

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

明也。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

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儲同人曰。此一獄關係甚大。公論出千古無冤人。

歐陽永叔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排次事實以發端是語順起大凡君

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義分晰上文意以承明之

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

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靈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靈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

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總結上文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收結以詠

儲同人曰小人無朋一語開鑿鴻濛自公而前未之聞也格頗倣劉子政而奇驚過之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官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

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質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爲。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應起處以結之

茅鹿門曰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圓而其情鬯

蘇明允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

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

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晉桓、文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

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合謂意以結之

儲同人曰。強橫恣睢。文至此方消得一雄字。孟子謂魯之春秋與乘櫛。机一

孔子作之而爲今之春秋。此論暗翻孟子而自闢門戶。天子之權在周不得

已。而以與魯。只此二句。前用數層駁解而入。後便曲折竭力洗發出來。千古雄

文。歷劫不壞。

蘇明允明論

首章末章發揮正意中段。以日月雷霆形容之。是比興法。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智。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

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已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故不能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競競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然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雷霆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

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知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專制之世。其君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蓋亦尠矣。治國之道。恃一人之明闇。豈不殆哉。然不可以此責諸千百年以上之思想。文特議論甚精。取譬甚恰。未結尤得。專制君行政之秘訣。讀之可發一嘆。

蘇明允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潭澗大起月暈而風。礎潤而

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

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痛譏安石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切論安石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指神宗好賢之相，指馬光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歎句作結

此篇純用暗論法。此法於行文以多數之意相抵觸，互發其議論，而精神所注則在意中所專主者。如此篇意中蓋指安石，而文中却不說出其人，只引王衍。

盧杞舉其事迹心術而論之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用提句以振精神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

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單鎖法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則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缺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以責結之

謝疊山曰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

蘇子瞻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一轉文氣自緊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

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復而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廉潔是一篇之骨放君而人不以爲僭其所以取信於天下者以此確是探原之論能亦可見三代之治其視後世積極專制爲如何耶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

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苟卿。論苟卿推由李斯之禍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苟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苟卿而不足怪也。苟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苟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苟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

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苟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苟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苟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儲同人曰。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苟卿爲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苟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却得李斯亂天下一節。壓倒他分勘合勘總之蔽罪。於苟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後人無公之識。而妄思翻案。訶罵古人。是即公所云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也。其不爲世道患歟。有幾。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論韓非推本老莊之禮。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

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
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
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
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
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
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
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商君韓子皆欲以法治國。未始不善。特其治制不完耳。東坡深惡而痛斥之。亦
是當時之見文。雖常論筆實。圓融起手。推咎老莊。末仍拉之作結。文氣毫無冗
散。

蘇子瞻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

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反筆一振自能神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純於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

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狄之不能以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乎知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王者不治夷狄。一語置之化外。吾國失却多少藩邦。中幅齊楚互相映發。文陣嚴整。未段不責戎禮而嘉予之。乃不獲已。洵爲確論。

蘇子瞻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日之命。原古起憂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

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掛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邊豆簋盞。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功。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

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草，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前幅言古聖人制禮養民之道，後段多迂闊之論，作者意舉世界一切歸諸太古簡樸進化之理，固非昔人所能夢見。然試問漆簡篆文行之宋世，能乎不能，讀者取詞略意可耳。

蘇子瞻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此段爲急脈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

怪此二句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轉筆之意且其意不在書

一擲開句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

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大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

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

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

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

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

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

其度量之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

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

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

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猶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強剛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爲子房歟。

文至後幅正義已盡難以發揮可於題外推廣一層苟說得有關係

有根據則前半文情得此愈振動也如此文末段云云是推廣法也

儲同人曰：擊秦納履串兩事如貫珠，子房不能忍老人教之能忍，子房又教

高祖能忍文至此真如獨繭抽絲。

蘇子瞻苑增論

漢用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

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反振一筆，自覺有力。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遺浦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

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此文先抑後揚
收處以贊結之

唐介軒曰。項羽是直性人。實因陳平草具一問。疑增而奪其權。若以殺卿子冠軍及弑義帝時爲疑增之本。恐羽未必含蓄如是之久。文以此立意。亦是翻新法。其文瀾壯闊。滌洄跌宕。正爾變幻。不可測識。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

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繫紆鬱悶，邈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有餘而識不足也。明斷之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儲同人曰篇中下斷語凡散一步緊一步

蘇子瞻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就題立說步步總貫而後

之中論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
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
收之然後能免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
集於我頌上文之意而承之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
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
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
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
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

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百刺一策使錯直可逃惡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仗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章鶴書曰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則自處以安而遺君以危實錯取禍根由也被長公一拈出却說得至公至平

蘇子瞻稼說送張琥

通章以說稼與正意相半發揮是比興法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

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銜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借稼贈言其論至確。文筆亦凝鍊。而出自是經意之作。

郭子章管蔡論

力翻成說自出新義言之確有是理是爲翻案法如此文是也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鳴鴉鳴鴉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秦伯箕子之爲夫秦伯之之荊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太姒教誨

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則妣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周武爲逆乎。故凡嘗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即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一篇之中有太息處。有惋惜處。有辯護處。有代謀處。有引證處。後幅史家以成敗論一語道盡廿四史之無直筆。如此論史。何讓唐宋八家。

馮用之機論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

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爲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爲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爲本。趣時爲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其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曠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爲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爲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

機也。我以天下爲親爲子。天下孰不以爲親爲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利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福。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爲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爲也。鄼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酈生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賾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彝倫攸斁。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拾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

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秦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傅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虢也。語不相時則辱。洩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讐變爲心腹。况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爲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讐。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如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爲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邪。機非智。邪。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爲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爲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

多垂此元言。蓋揚抑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邪。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機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通篇以一機字疊用。與韓退之送孟東野序疊用鳴字相同。是以單獨字取勝者。

唐荆川信陵君救趙論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

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生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脣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姬幸，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

是魏僅有一孤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

結承分處

段上

春秋書葬原仲，聳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一篇分四大段，首先贊論，次責信陵，再次責侯生，如姬未責，魏王面面俱到，語語據情，如此論史，譬之判案，方昭公平。

劉伯溫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文至精神弛懈處須用提句以振之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醕醢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衆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不察吾柑。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忽疑問。忽諧語。忽莊論。此種文字。最有興趣。能借物諷世。只宜用之小小題目。堂皇冠冕之製。非所宜也。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錄號 04299 分類號 802.82
Acc. No. Class No. 449
: 1

漢文異古文讀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十一年一月

漢文典古文讀本第四編

書牘

左傳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

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被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以下敘事於篇末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

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
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
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
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絕秦自作一首妙文讀絕秦以末段爲主但單責秦桓殊苦寒寂遠遠從穆康
說來便有波瀾若只說他不是亦難醒豁着將自己好處相形便有襯托通
篇段落頓挫風調低回只是工于抑揚遂爾文情絕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
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
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
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

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福莫慳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維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

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姚氏曰李陵少爲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史令蓋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此憤之匿於中者也。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

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券。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欸欸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侁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誚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罝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

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壤。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記。十。二。書。

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唐介軒曰寫得罪之由作史之故情辭悲壯往復淋漓分明又是一篇自序
馬文淵誠兄子嚴敦書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

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綯。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句誠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唐介軒曰。戒詞諄切。借證分明。凡爲子弟者。當書之座右。

賂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鸞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

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盟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君。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木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並不明言令人
意會。是謂暗漸。

工整典雅詞意正嚴從古檄文首推此作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闕隔也。跌宕生姿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獯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此此與法末章舍一句正意者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儲同人曰：曲折猶龍自公而後，眉山老蘇最熟此法門也。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

法句

須倒而後佳。若順言，奔走於衣食，則無味矣。

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增，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儲同人曰：層次法度，昌黎本色。其串合數層，纒如貫珠，最得國策妙處。韓退之與孟簡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

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疾承上文有緩脈急受之意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儻矣。翻轉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

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擢。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儲。同。人。曰。前。半。說。已。不。信。奉。佛。氏。後。半。明。所。以。不。信。佛。而。闢。之。之。由。余。讀。公。此。書。想。見。其。爲。人。不。獨。文。章。一。事。跨。轍。百。代。也。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以下比與法通章以蹈水火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

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踏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燕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儲同人曰。第二書只設一喻。第三書只引一客往復。自道淋漓滿志。韓退之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

見賢也。此借論法。昔周公以形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

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

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

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

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

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

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

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

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

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

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

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闔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儲同人曰創調也讀之勃勃有生氣雖被人用爛而光怪自如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于其心出于其言見于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于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上文未明承處剛發之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子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

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于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嗚呼。使吾誠死于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死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

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士。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于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于洵何有哉。

儲同人曰。求用於人者。其情似急。而故緩之。辭易卑。而故亢之。此暗脫范雎蔡澤輩骨子。而盡變其貌。直使人不覺。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以承處引他事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取跌宕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地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

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頌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儲同人曰。養氣之說。發於孟子。昌黎柳州論文。亦以氣爲主。眉山父子得力尤深。其文遂雄視百代。此書自道所見。固大而非夸也。

漢文典古文讀本第五編

傳紀

左傳鄭伯伐許隱公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郝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蜚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於之。工而見其聲調之工普節之妙瑕叔盈又以蜚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

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閔午塘曰。不敢自以爲功。似讓。能其況能久。有許似反。已況能禋祀。許似慮患。其能與許爭。似憂遠。然其言曰。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則自爲自利之心。不覺發露矣。要之殘忍隱忌。莊公本性不愛于段。何愛于許。

左傳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闕曰。未可。齊人三鼓。闕曰。可矣。以二字而見其聲齊師敗績。公將馳之。闕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介軒曰。遠謀二字是一篇之骨。前後一問一對及戰時之審量。總莫非遠謀也。通篇一冒三截。其中自具起伏照應之妙。如何以可以未可。可矣。故克。故逐。等句。章法極細。

左傳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欸。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較檀弓敘此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此篇傳晉殺申生事。却意在驪姬猶叙鄭伯克段。却意在姜氏。故中段一氣起落。全用彼處筆法。蓋亦相準成文也。

左傳秦蹇叔諫穆公師僖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於二字而見其聲。調之工音節之妙。爾墓之木拱矣。蹇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孫執升曰蹇叔對穆公之言計慮周到此猶望其師之可止也至已出師而哭孟明聲音則酸楚送其子意思則悽切詞氣則悲壯公義私情言下歷歷分曉左傳晉文公教民而用僖公二十有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

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先論後斷法

范右文曰：爲戰城濮，起本不過一蒐，乘命帥事耳。散散叙來，無可出色。後半忽將前事一併重叙，後事一併預提，便令精神團結，光彩絢爛，蓄勢極厚，鍊局極

精

左傳狼曠可謂君子 文公二年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以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

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若論語君子哉若人則重矣。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前連寫三四字中連寫五勇字末連寫三怒字筆意濃至

左傳士會歸晉 文公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有微誠之意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此篇只極寫一誘士會歸晉事，其未歸也，則六卿相見而憂之，其既濟也，則魏

人謀還而喜之中間壽餘士會兩心暗照粧腔做勢處色色寫絕而秦伯則當局者迷繞朝則旁觀者清又恰與上半桓子成子一賓一主相配前曰六卿相見後曰無謂秦無人前曰患秦之用後曰吾謀適不用前曰執其帑後曰歸其帑郁是兩兩激射章法句節粗心讀之末易領茲奇妙耳

左傳晉靈公不君

宣公二年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宣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麇賊之晨往以二字而見其聲調之工音節之妙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寫不君只三筆寫拒諫只四筆而無不盡無不活簡甚奇甚

左傳晉楚戰於郟

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以上晉救鄭諸將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以下敘事於篇中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以上桓子士會不欲

楚伐 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

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

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

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

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

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

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以上彘子先濟晉師

濟皆 楚子北師次于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過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以上楚君臣商應否

晉晉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輦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

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商以上晉諸臣對鄭使

楚少

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

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

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莖子以爲諂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商以上晉諸臣對鄭使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

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

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

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商以上楚人晉

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

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

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以上晉人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以上晉諸師號令不一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審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以上戰事

正文中軍下軍敗上軍不敗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

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扁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卒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蔽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以上雜敘戰時細事五端丙辰，楚

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二曰：鋪時繆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以上楚不
樂京觀

孫執升曰：通篇歷敘事辭，有詳有略，有起有結，有直接有遙接，有忙中插入閒筆，有前面預伏，後案如親立諸人之側，而聆其詞，令瞻其容色，如身在晉楚戰處，而觀其步騎往來陷陣追奔也。但恐耳聞目覩，亦未必摹畫精工有如此。

左傳巫臣惑夏姬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郟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句評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及

幣而以夏姬行將適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先謀君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文作四段讀首段兩沮取夏姬單爲自己留地步次段聘夏姬三段以夏姬行末段總斷其事大都前兩段巫臣之言後兩段四旁人論巫臣之言段段自成章法

左傳晉楚鄆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此文前篇已預伏姚句耳與往是謂預伏法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于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以上晉師之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厯，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以上楚師必敗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

於郟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子上范文子不欲戰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子文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變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

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以上晉楚各料敵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甝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赫韋之附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

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蒞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轂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時以上戰雜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以上晉楚勝負未分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徐揚貢曰：史家叙事皆一往寫，惟左氏能分合寫。一邊寫晉，一邊寫楚，筆筆不同，却筆筆對照。○中間寫晉從楚人遙望中摹擬手口鬚眉畢露。王曰：下九也。字七矣。字八曰字一乎。字歷歷一指喃喃可聽，尤妙。何也？字只一見，無問答痕跡。

左傳晉殺其大夫三郤 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此叙事於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

田執而楷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變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衆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魁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

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三郤免書偃應去羣大夫一層使胥童爲卿應立左右一層乃倒應侈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

左傳晉悼公賜魏絳和戎之樂

襄公十有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攄師觸師蠲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之靈也二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先論後
斷法

此篇以樂字爲主起處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住處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首尾呼應一線中間一辭一受前從安樂轉出思危後從思危繳歸安樂一往一復章法如環

左傳中行獻子伐齊

襄公十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假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旃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

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共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櫜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闔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敘事於篇末

此文當連十九年還自沂上篇讀戴頭出日前後相映以有事于齊未卒事于齊止一綫呼應章法方見首尾但既有楚子伐鄭事隔斷則此處仍自成一篇當分兩半讀上半從感夢沈玉會看門防直至齊遁截下半從從師俘獲攻險觀兵直至走棠截都是極寫中行發狠滅此朝食光景所以透發本文東方可逞之說而即爲下篇未卒齊事作反跌之筆章法固自完也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此敘事於篇中者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鄴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劄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變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

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沈襄武曰。逐節變換腔口。一頓一折。詠嘆低回。極得想像咀味之神。○通篇以德字爲線索。尤立論大處。

左傳韓宣子如楚 昭公五年

此篇叙事於篇中者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闔。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彊曰。苟有其備。何

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
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
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
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
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
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
趺。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
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管人若喪。韓起。楊肸。
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
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

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此是左傳第一首警快辨駁文字。除反起反結外。中分三大段讀。

左傳昭公出奔。次於陽州。

昭公二十五年

此文前篇已預伏叔孫昭子如。是謂預伏法。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

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溢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徙于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師，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于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子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

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縛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此篇叙昭公出奔不復事分兩半讀。在如墓謀遂行截以上叙出奔之故。以下叙出而不復之故。

左傳魏獻子爲政

昭公二十八年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祈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郟大夫。賈辛爲祈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於首篇

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

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龔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此篇極寫魏舒能舉與祁奚篇別見格調分三層讀一層總叙一層抽出另叙一層總斷亦常法也妙在總叙又有兩節先列其事整整十句一筆不換次原其意截作三項便筆筆換另叙亦有兩節一參清議語語正大伏得義字一借古人語語真摯伏得忠字總斷亦有兩節先以三項參差作對以結首段次以兩項整齊作對以結中段寓變化于常法之中神明于規矩者也

左傳齊魯清之役 哀公十一年

齊爲郟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

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濼。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以論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較之則彼緩矣。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誨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一篇以能不能爲線索前兩不能一屬二子一屬季孫末以兩能字反應之中

段兩不能正一篇眼目其餘如樊遲非不能齊人不能師以及孺子能嘿不知也賢也弱也用命也不成丈夫也皆與能不能相映如點水蜻蜓穿花蛺蝶

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起逆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複句之文反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

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君子大其平乎已也。

孫執升曰：文法愈復愈妙，愈變愈妙。曰：憊矣。曰：甚矣。憊曰：諾。曰：雖然，又復又變。一片心口相應，此所謂情也不待安排，自然無欺者也不特華元告情子反動情，卽莊王至此亦自不容其欺矣。豈漫然好名者能若是乎？後來曰：吾猶此而歸。曰：臣請歸爾。曰：吾亦從子而歸。爾轉折變化圓捷如圓，全是借題生出文情者。以較左氏叙事，覺另有空靈敏妙之趣。

穀梁傳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

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也。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檀弓叙此事祇二十五字最爲簡明左氏叙此用三十六字所已覺其繁若此傳則更爲繁矣文之繁簡攸殊而工拙亦見所以使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芻廋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杜訥曰：委婉曲折語語入情，左氏雖深文老似，猶遜此一籌。

柳子厚梓人傳

通章以梓人與正意相半發揮是比興法

裴封叔之第在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礮斲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

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其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取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

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儲同人曰。胸中實實見得相道如此。借梓人發出。叙梓人處極重。後自省力。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通章以郭橐駝與正意相半發揮與梓人傳同一比興法。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視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

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糞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儲同人曰。順木之天。其義類甚廣。爲學養生。無不可通。然柳氏自爲長人者。而發後世。併促耕督穫之呼。亦無暇及矣。叫囂。獒突。雞犬不甯。如捕蛇說所云。則無間日夜也。悲夫。

韓退之。圻者王承福傳。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

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鏹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死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

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是以三十六字爲一句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余故爲之傳而自鑒焉。

顧瑞屏曰：前略叙後略斷，中間都是借他說話點成無限烟波，機局高絕。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簷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有驚訝之意 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

矢遊西山。鵠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唐介軒曰：以隱字作主撫。今追昔空際盤旋傳神在阿堵。

柳子厚箕子碑陰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

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藜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意反上段之承之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唐介軒曰。前半立三柱子。以下分應語語徵實。後幅發出師父一段忠愛之念。暗合到仁字極淋漓酣適。

蘇子瞻表忠觀碑

此篇本史記楚漢諸侯王年表脫胎其氣骨也。

熙甯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

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偁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廟臆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祀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

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苞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瞿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邱邦士曰樸茂之氣隱隆起伏其間惜銘不甚古

蘇子瞻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昔公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是皆

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傳

說爲列星古文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

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

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

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

年於此矣文章須跌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

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僞文至精神地解處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

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句偶排之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鎮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

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長排句法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瀛。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唐介軒曰。通篇歷叙文公一生道德文章功業。而歸本在養氣。上可謂簡括不漏。至行文之排宕閎偉。卽置之昌黎集中。幾無以辨此長公出力模寫之作。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

也。原事起法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

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甯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未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

高爲之少郤。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斲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辰。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于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誌文依次序述筆法。殊不板滯。銘不甚古。要亦簡鍊。

漢文典古文讀本第六編

文辭

詩大雅縣縣篇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陿陿。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堅綴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詩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

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祭兮。

於一字而見其聲調之工音節之妙

詩文王之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甯。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就上句而顛倒之以相聯絡是謂環句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屈平卜居

通篇疑問體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筮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甯憫憫歎歎。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薶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呴訾慄斯。嚶咿。隤睨。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甯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甯與騏驥元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筮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筮誠不能知此事。

唐介軒曰。低昂其詞。以自叙憤悶無聊之意。總爲蔽障於讒。起見韻凡六轉。意致幽沈。離騷風味。具見於此。

屈平漁父詞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句疑問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之腹中耳。又誰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孫月峯曰。撰語俱奇峭。直切在楚騷中。最爲明快。

賈長沙鵬鳥賦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翰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蝻。沕穆無閒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冰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垺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鑑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絕無鍛鍊形迹而下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

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孫月峯曰。大約是齊禍福之論。借鷗來發端耳。宏闊雄肆。讀之快然。第微乏精奧之致。

班孟堅答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奮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滄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

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于。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經。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虺。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颶。雷。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鉞。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蠱。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隤。福。不。盈。昔。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乃。囚。秦。貨。既。貴。

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大猷。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莖敦而度高乎。秦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涓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

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覓。不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媠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躐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椎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孫月峰曰。以正道作主張。自是理勝造語。最入細字。錘句鍊極典雅。工縟之致。可謂織文重錦。第風骨不若解嘲之古勁。此等機竅。更有難言。應是天分有限。楊子雲解嘲。

此篇本東方朔答賓戲脫胎其體裁也。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日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制以鎖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窻隙蹈瑕。而無所誅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

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
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輶。挺。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
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
翁。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
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捐。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
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
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
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
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性。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
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
侯。書。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

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孫月峯曰。此彷彿客難體而文却過之。○氣蒼勁。詞精腴。姿態復橫溢。可謂青出于藍。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閔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途。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楫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

八絃泰山之高不嶮嶮則不能浮滌雲而散敲文至精神地憚處是以伏犧氏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吵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同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咏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昔人詆子雲太玄無奧義文字務爲晦澁託旨幽微以掩其陋今觀解難一篇慨乎釋之此文妍麗生姿末乃從宋玉對楚王問脫出

杜牧之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詞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躡山北構而西折直

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蠹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邇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

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收處本莊子南伯子
秦篇脫胎其句也

謝疊山曰。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理。判於此矣。末一段。尤含監戒。讀之有餘味焉。

陸參長城賦

干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短句嗚呼悲夫。可得而說。原夫恣無道。戮無辜。帝語其朕。亡秦者胡。不可知也。疑是匈奴。於是先蒙恬。次扶蘇。帥兵伍。役刑徒。千里萬里。雨驟而雲趨。入胡之鄉。卻胡之王。北胡之黨。削胡之疆。然後自於洮。至於遼。江漢湯湯。將池焉而共浚。太山巍巍。將城焉而共高。欲隄華夷。決安危。一世萬世。有中原而稱大帝。想其初也。闢遐荒。窮下土。極九泉而深。望九霄而樹。千夫力殫。目不暇睹。有力如虎。亦不暇努。咫尺之間。或什而伍。鬻妻瞠。亦不暇數。人氣氤氳。成一方之洒。雲汗瀟瀟。成半空之雨。駕肩而趨。踵步而履。紛紛囂囂。如日中之市。

國不得而寧。役不得而停。伊朝繼夕。自昏達明。時若炎風熾烈。川原盡竭。枯肌外
焚。內火中竭。是民呻吟。憂秦未拔。至若苦雪初霽。陰風雨霜。凍髭折鬢。冰寒夜腸。
是民惶惶。憂秦未亡。民之既酷。載僵載仆。飢兮不粟。寒兮不服。病不暇休。蟻不暇
沐。基人之骸。壓人之肉。少者不遑。老者不復。秦民嗚嗚。向城而哭。邊雲夜明。列雲
鑄也。白日晝黑。揚塵沙也。築之登登。約之閣閣。遠而聽也。如長空散雹。蟄蟄而征。
沓沓而營。遠而望也。如大江流萍。其呼號也。怒風掣笏。其鞭朴也。血流縱橫。地祇
業業。終朝忽警。星辰悠悠。畏相其接。而況於夷狄。而況於臣妾。其運輸也。巷無居
人。田無稼民。牛首濺澌。大車麟麟。輪不暇徙。蹄不暇奔。其傷財也。極民之賦。虐民
之賂。糊口而供。赤立而赴。餓殍塞路。亦不我顧。其民嗷嗷。面天而訴。將以宏其基。
恢其堵。盡韓齊之士。固其壁。崇其飾。竭億兆之力。太華方城。乃一拳之石。既而岌
嶮崢嶸。向秦而橫。如山之成。如雲之平。繚繞無際。亘如長鯨。豎亥汲汲。步不可及。
掩映天漢。勢不可算。邱陵峨峨。不及其半。影入沙磧。勢侵西域。殘陽不來。未昏而
夕。其堅如金。其峻如林。崇高不可以目辨。遠大不可以數尋。鳥飛不前。其歸翩翩。

雲不得施其陰。縣縣風不得馳。其聲喧喧。下視關塞。蝸牛蟬聯。回顧宮闕。狀如微烟。胡人駢連。望之巍然。如登青天。如臨深淵。不敢久視。鳧趨而旋。嗟乎城即高大。民惟艱難。聞之者攘臂而切齒。覩之者涕泣而長嘆。夫如是。刑不得不暴。政不得不煩。國不得不亂。民不得不殘。謂其城可以固宗社。謂其暴可以定人寰。奈何敵不在遠。憂不在胡。城未畢也。而秦已無殊。不知棄秦者身。寇秦者臣。喪秦者嗣。敵秦者民。而怒秦者鬼神。此可憂也。而秦弗憂。徒欲竭生民。壘胡塵。萬里而塗炭。十年而苦辛。然且喪其民。亡厥身。非城也。去仁義。積土石。非城也。是曰禍之門。是曰滅之根。安得而爲防。安得而稱長。嗚呼。謂險之可恃。城之可保。則右彭蠡。左洞庭。不爲堯之征。面伊闕。背羊腸。不爲湯之亡。是以處堯之宮。行堯之風。雖無是城也。不可得而亂。不可得而攻。用秦之威。布秦之非。雖有是城也。如藩垣之微。如閭閻之卑。無以防其患。扞其師。不然者。秦無得而殃。城無得而荒。本以爲禦。而反以爲亡者哉。

前寫勞役之苦中摹崇城之壯末論致亡之由此種憑弔文字讀之惕然於興

亡之道不得以詞章目之也眉生

歐陽永叔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瀟颯忽奔騰而砰拜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訝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膚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爲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

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儲同人曰賦之變調別有文情

蘇子瞻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立言於前必有以應之如此賦通篇以風月二字照應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

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漿擊空明兮沂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依歌而知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

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唐介軒曰：王左軍蘭亭記從樂生感慨，此篇亦從樂境生出悲來，却又轉到樂上是勸進一步法。通篇以風月爲呼應，結穴到變不變四語，文情飄忽無端，筆筆有仙氣。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

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構榑榑。侏儒。椳闑。唇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結喻

儲同人曰。局調句字。色色匠心。雄深奧衍。固非客難解嘲所能頡頏也。

蘇子瞻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

自問起法。此證於深文。疑義用之。益見明顯。

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

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

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

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

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

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

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

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

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

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殖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儲同人曰。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定則可必。詩已言之。非特申包胥也。

夏子喬廣農頌

此文如峯巒層出。波濤疊湧。讀之快心暢意。不覺其繁。此層疊法也。

景德三年春正月庚戌。詔頒農田。敕于天下。二月癸未。詔郡國領勸農事。崇化源而廣農業也。臣聞聖人無土不王。無民不君。有土地則王業興。有人民則君道立。故先王之建國也。土欲廣而不欲隙。民欲衆而不欲墮。謂地之不闢。非吾土也。人

之不農。非吾民也。乃爲閭里室家。以蕃其生。爲畎澮封畛。以理其田。爲耒耜錢鎛。以庀其器。爲歷象氣候。以授其時。立經制以御之。設官司以教之。均工商衡虞之稅。正車馬甲兵之賦。於是乎仁義禮樂有所加。賞罰號令有所用。三代通制。建中經遠。民以里居。地以井受。暨秦開阡陌。農戰相乘。漢制名田。并兼不息。舊章缺而仁政墜。經界慢而訥競起。沿革而下古之制度不可復矣。其故何哉。蓋三季已還。五代而上。有天下者。或不知天下以地爲基。以農爲本。以食爲源。以教爲器。當其撥平禍亂。經始四國。則衽金革。簡車馬。計懷柔。議聚斂。賞勳舊。治城邑。暨邊陲既寧。寓縣旣平。功業旣成。府庫旣盈。則思悉華夏。以自奉。驅億兆。以從欲。有患邊幅未闢。威武未震。則轉芻粟事夷狄。有患歲月易逝。容髮易朽。則招方士求神仙。有患登覽未遠。行樂未極。則增臺榭麗宮室。有患嬪御未廣。歌舞未工。則漁聲色。選伎藝。有患校獵未快。馳騁未捷。則廣苑囿。具畢戈。有患巡幸未徧。游賞未普。則修馳道。飛清蹕。其間自非負天啓神授之資。有聖文靈武之德者。則不能訓稼穡。務儲衍。捨派而趨源。去末而從本。致天下太康。家給人足者哉。我國家荷二聖基業。

用三王禮樂。足食訓農。克立治本。吾皇龍飛。春秋鼎盛。勵精百度。旁求黎獻。謂守文艱如創業。承平難如治亂。深鑒前世。專行王道。羈縻四夷。而重兵革。漁獵賢雋。而藏網罟。觀六藝。虛臺館。聽道德。放聲樂。功業之大。則成康。文景無或比隆。河山之遠。則秦漢隋唐不能齊盛。菽麥流行。而紅腐。玉帛充牣。而露積。陛下尙宸居。減麗御膳。輟聲宵衣。紫庭清問。多士舉三王之故實。修八世之墜典。以爲擇循吏。守郡國。撫百姓。善則善矣。而未專也。於是援之使領。設爲職司。所以徇名而責實也。頒憲令。經田疇。勸耕殖。至則至矣。而未一也。於是編其制度。勒爲科條。所以建中而示法也。徇名責實。則官不曠。建中示法。則民不疑。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不終日而爭訟息。未踰時而淳鹵闢。凡九圍之內。一歲之閒。衣食足而倉廩實。仁義行而刑罰措。大哉炎宋功德。陛下教化垂億萬世。與天無窮。臣生逢聖明。叨觀盛事。謹昧死上廣農頌。其辭曰。

皇哉惟聖。躬提天柄。億兆歸心。二靈洽慶。廣我田事。肇修稼政。乃置官名。乃頒號令。號令惟何。分條建規。恩斯懋斯。流冗攸歸。官名維何。啓職庀司。訓之導之。播種

惟時民曰勤止。服田力穡。晝爾於耕。宵爾無斁。千耦偕飛。百穀咸殖。既藝滄鹵。越經封洫。官曰莅止。糾力勸能。時我錢鎛。疏我溝塍。乃能灌溉。爰相邱陵。汗萊以闢。游惰用懲。赫赫聖謀。有作咸覩。吠澮四溟。井疆九土。沃野萬里。縱橫其畝。擁耒成林。灑流降雨。陽春如膏。原隰如鱗。我稼既華。六合生雲。稻粱黍稷。萬井龍文。同我婦子。或耨或耘。八月共穫。乃登爾稼。滯穗棲原。餘糧厭野。盈溢京庾。流衍方夏。式歌且謠。土金同價。百姓足矣。君孰不足。三百之困。九年之蓄。八蜡既通。五禮咸穆。藏財於民。所寶惟穀。君哉君哉。樂事訓農。炎帝之教。后稷之功。方我王度。明而未融。臣之頌之。永矣無窮。

頌詞古茂末尤得體

漢文典古文讀本第七編

序跋

司馬子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此文略載事蹟經之以意如空中樓閣莫知意匠之所經營是謂意叙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擊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晞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闢雖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以上四表首共

和而歎厲王時事

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

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王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

以上言五伯迭興孔子作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

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以上歷數名家大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厯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紀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杜訥曰。抑揚頓挫。盡態極妍。孟堅雖有其沈鬱。而風韻少減。此班馬之分也。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

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轉語合蓋有無限之意味。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孫執升曰。俯仰今古。低徊三歎。蓋以奉法藩衛。昭示勸戒。覺大義凜然。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此文依事直叙不須曲折如造宮室門階戶牖平鋪直豎是也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蕃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庠阬隰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於其所習自任私知嫫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

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而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穎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

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拳上璽。韞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唐荆川曰此等文字只是叙事而略帶議論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此篇本考工記梓人脫胎其字也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通篇以一鳴字疊用不見其繁祇覺其發是謂單獨字法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

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佞。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者。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

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儲同人曰。直是論說古今詩文寫得如許靈變通篇數十鳴字如迴風舞雪後人仿之輒纖俗可憎其靈蠢異也。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喻起者託他物以發端也。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

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幙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

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儲同人曰：不數月，連拔兩生發端，一句最著意，最擔斤兩，此處得手已後，更不費力。

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

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

序止取其文詞。揚中之抑也。

惜其無以聖人之

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

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加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儲同人曰：文暢喜文章，公就衆人文章橫撇一語，引入己意，最是文字中斬關妙處。民之初生，以下括原道一篇，看他縮得恁少，可悟文家伸縮之法。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之賓中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域者也。句挫往時張旭善草書，之主中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鎔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墜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結轉

儲同人曰。高閑以草書名。公譏其師。浮屠氏頽墜委靡。恐草書亦不能如旭也。用意深奧。文亦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起原法事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

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經以上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

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

也。以上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

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以上夫玉迹熄而詩亡。離騷作

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

上以

集

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

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以上唐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閱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茅鹿門曰。叙事中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其機軸本史遷來。

歐陽永叙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探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

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魚。金。鑿。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岨。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以上言好之而有物皆可致 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

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岨。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從正而轉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以上言金石文字難聚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

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岨。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

益於多聞。

以上進集古錄目之意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聚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

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牙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

以此而易彼也。

以上言物聚而必散

儲同人曰：章法簡嚴，東坡爲王晉卿記，與公所見似殊。然讀公結語，又爽然快

意，可以驚世之曠曠者。

辛稼軒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使此詔見于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

之大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翻勝其意而結之

邱邦士曰：慷慨悲壯。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

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

承處即

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

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唐介軒曰意凡四折一氣盤旋其筆力眼界俱到絕頂

漢文典古文讀本第八編

雜記

周官考工記

粵無罇。燕無函。秦無盧。胡無弓車。

重疊其句以取勢不嫌傷氣反覺增力此疊句之妙也

粵之無罇也。非無

罇也。夫人而能爲罇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盧也。非無盧也。夫人而能爲盧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虞。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願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

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縷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甯侯。母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前半鍛鍊奇特韓退之送孟東野序脫胎於此

左傳星隕鷓退

僖公十六年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正順其事而語之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

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

故也。

禮檀弓晉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此校左傳敘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

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禮檀弓篇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豈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

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人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柳宗元捕蛇者說脫胎於此

禮檀弓曾子寢疾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於一字而見其精。調之工音節之妙。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禮檀弓篇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複雜字法不善學之卽鉅釘無味古人反故意重疊以轉掉之如此篇沐浴佩

玉凡四見且覺愈複愈妙焉

禮檀弓篇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文用排句則有震盪之氣勢跌宕之非神若此四句排而不偶乃單排也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

禮檀弓篇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蟬聯而下銜尼相續是文筆之妙者品節斯斯之謂禮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假在

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孤寡。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廓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文章有就古人一句而演出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大一篇文字者如韓愈原道本此篇先王以承天之道句發禪是脫胎法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

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搃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願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斃者飲者溲者陟者
 降者痒磨樹者嘯者咲者喜相戲者怒相齧踈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
 者載狐兔者所豎其句以取勢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
 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笠笠筐篋錡釜
 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用字不盡出於古者不可謂非出於古者
 此文前篇用字全法考工記真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
 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藜集衆工
 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
 觀之坐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
 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
 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
 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

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昌黎文如其人手筆遒勁爲有唐一代文章巨擘卽此雜亂畫圖一經拈出覺字字蒼古不嫌冗煩記物之文不失之散漫則患入紛複未易視也

柳子厚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將爲穹谷嶮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翻騰起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燭之瀏如旣焚旣醺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

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洗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儲同人曰前叙說後議論開後人多少法門

李遐叔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立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

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素不賞。削素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罇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中輻純用曆疊法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李獻吉日。文有氣力。有光燄。蓋以忠正之氣發爲侃侃之詞。自是擔得斤兩。熟此便能毫邁。

李泰伯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

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教闕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隘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吁。江李覲。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撤一句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謝疊山曰。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一氣力。有光燄。超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

倦也。葉水心云：爲文不足，闕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歐陽永叔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

原文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後各添一而字文義大暢此增字之妙也

此人情之所

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余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

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唐介軒曰：堂名書錦，似以仕宦富貴爲榮矣。文却隨擒隨縱，寫出魏公心事，筆筆與俗輩不同，可謂手寫題面而神游題外者。

歐陽永叔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

通篇共用二十四個也。字皆起句也。字領起。

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

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僇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原本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譁者，衆賓懼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儲同人曰：與民同樂，是其命意處。看他叙次何等瀟灑。

范希文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

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一句開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

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幸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發大議論以結之

邱邦士曰。未發如許大論。于情景文字中大而不板。胸次大手筆亦大。

范希文巖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原德字改以風
字便覺不同

唐介軒曰。子陵是主。光武是賓。文却對舉。互發不分。軒輕只於一起。一落側筆。見意而終之。以歌品格絕高。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

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記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閒。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行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

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鄙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結處分承
上數段

唐介軒曰：一路傳疑妙有頓挫及身履其地目擊其情，乃恍然大悟而以簡陋二字破前說文摹繪入神極靈變超忽之致。

漢文典古文讀本終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4299 書號
Acc. No.

Call No.

602.62

1

宣統二年十一月印刷

宣統二年十一月發行

漢文典古文讀本二冊

定價大銀元七角

編輯者 呂清揚

印刷所 奉天大南門裏 圖書印刷所

發行所 奉天大西門裏 圖書發行所

版權所有

